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东方第一剑



东方玉

东方第一剑

东方玉 著

上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少侠楚玉祥，入世就遭遗弃，为义父母东海镖局总镖头闻天声夫妇收养，视为己出。但长在镖局却只能读书，不准习武。年及二八，义父母又突遭蒙面人袭杀，楚玉祥也身受重伤，幸得恩师搭救。

江湖上腥风四起，血雨迷蒙，谁曾料到竟是为情！为情生爱，为情生恨，为情竟能不择手段折磨自己心爱之人。

楚玉祥学得旷世神功，练成“三刀”、“十三剑”艺成下山。重振东海镖局，会同武林正道，火烧“三茅宫”大闹“勾漏山”血战“玉阙宫”，剑气镇山君，方解自己的身世之迷和义父母被杀之因。

东方玉先生此书，计中有计，迷中设迷，故事曲折，悬念顿生，场景开阔，章章有神。实不愧为先生成名之大作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花令行天下	1
第 二 章	两个师父	32
第 三 章	蛛丝马迹	64
第 四 章	江南分令	95
第 五 章	初露锋芒	126
第 六 章	江南盟主	158
第 七 章	计解群迷	190
第 八 章	萍水缔交	221
第 九 章	变生腋肘	252
第 十 章	太湖退敌	283
第 十 一 章	东海雄风	315

第一章 花令行天下

南京，古称金陵，又叫石头城。龙蟠虎踞，六朝繁华。

清凉山是南京西区的著名胜地，东山麓有一座善庆寺，寺内的扫叶楼，为文人品茗谈诗的好地方，登楼远眺，城郭河山，尽入眼底。

扫叶楼的西南，有一座清凉门，在历史上是古石头城的遗址，形势险峻，城墙上高低不平，好像许多浮雕的假面具，南京人称这一带叫做鬼脸城。

鬼脸城是个丛草杂生，荒凉不堪的地方，游人们也很少到这里来寻幽探胜。

这是初更时分，一弯新月，像银钩般斜挂天空！

三月初头，东风料峭，吹到身上犹带寒意，鬼脸城黑黝黝的城脚下，不知是什么人搬几方平整的大石，拼在一起，倒也有些像一张长方形的桌子。

在这张拼成的石桌东、南、西三面，每一面都有四团黑影，像木偶般坐在那里，只有石桌的上首，（北面）依然空着。

三面，一共是十二团黑影。说他们是黑影，因为他们很像是人；但你看不到他们的头脸，只是黑幢幢的一团而已！

而且人是动物，就算你正襟危坐，也总有人会动一下的；但这十二团黑影，始终也没动过一下。

这时，要是有人走来，看到了这般情形，不吓个半死才怪！

但这时的确有人来了，那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，头

上也戴着一顶黑色的风帽，强劲东风，吹得他氅衣猎猎作响。

风虽很大，他却走得很慢，纵然他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，但从他一路行来，腰身扭动所流露出来的婀娜身材，分明还是一个女的，而且年纪也不会很大。

一个年轻女子居然在夜晚到这里来。嘿，她若是再走近五六丈，看到这十二团黑影，那就够你瞧的，保险会尖声惊叫，回头没命的飞跑。

现在，她渐渐走近了，三丈、两丈、一丈……她当然已经看到了，但居然没有尖叫出声，而且还走向石桌的上首。

现在她已经在石桌北首中间停下来，徐徐摘下了头上风帽，露出一头披肩青丝。

月亮虽然不算太明亮，但已可看得清她的容貌，只是看清了她的容貌，你就会大失所望。

那是一个满脸病容，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黄脸女子，但她目光却相当明亮，扫过面前十二团黑影，缓缓从宽敞的斗篷中伸出一双纤纤玉手。

这双手光滑如玉，就和她焦黄的脸孔完全不相称，玉手拢着大姆指和食中二指，那是“拈花指”，她玉笋般尖尖的三个指头之间，确实拈着一朵花，那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花。

现在她开口了，清冷的声音，徐徐说道：“花令行天下，我住长江头。”

话声甫出，那始终没有动一下的十二团黑影突然站了起来，原来他们果然是人！

现在每一个人迅速的伸手取下了戴在头上的黑布罩子。

那是十二个黑衣汉子，此刻一齐躬下身，由左首第一个人说道：“属下黑煞十二星参见花令。”

此人声音有些苍老，但中气极足。

黄脸女子冷声道：“你们能及时赶到，很好。”

十二个黑衣汉子直起身，但目视石桌，没人敢朝黄脸女子看上一眼，神色极为恭敬。

黄脸女子续道：“令主把你们调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任务，要你们去办。”

那为首黑衣人躬身道：“使者有何差遣，属下自当遵奉指示。”

“好！”黄脸女子依然冷冷道：“三日后是清明节，我这里有机密柬一封，你们可依柬行事。”

说完，从她斗篷中飞出一封黑色的密柬，落到为首黑衣人面前。

为首黑衣人躬身取起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把黑色密柬揣入怀中。随身又取起蒙脸黑罩，套到头上。

其他十一个黑衣汉子也各自取起黑布罩套到了头上，大家一齐回身坐下。

现在他们又变成十二团黑影，正身而坐，又一动不动了。

黄脸女子似乎对他们十分满意，轻盈的覆上风帽，转身往外行去。

× × ×

镇江城里，有一家东海镖局，总镖头姓闻，镖局是闻家的祖业，传到闻天声已经第三代了。

东海镖局数十年来，可以说得上是大江以南第一家大镖局，闻天声的祖父闻沧海，号称剑、掌、镖三绝，在江湖上盛名久著，到了晚年，门人弟子遍及大江南北，东海镖局宛然成了武林一个门派，大家索性就称东海门下，久而久之，武林中就多了一个东海门，东海镖局总镖头，也成为东海门的掌门人。

闻天声的夫人姓阮，是金陵名武师鹰爪门扑天鹰阮伯年的独生女儿，一身武功，出自家传。这位阮夫人只生一个女

第一章 花令行天下

儿，取名家珍，今年只有一十七岁，自幼学了家传的武功，还要缠着母亲传她鹰爪门的功夫。

闻天声今年已经五十一岁了，自从去年五十岁大寿之后，就把东海镖局交给大弟子陆长荣去负责，除了发生重大的事故，他已少去过问，以东海镖局在江湖上的交情和盛名，自然也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？

闻天声虽是东海门的第三代掌门人，但他生性淡泊，不肯滥收门人，因此他门下只有三个弟子。

大弟子陆长荣，已经三十出头，替师父管理镖局，人称陆少镖头。二弟子林仲达，今年二十七岁。三弟子楚玉祥，今年十八岁，当初原是弃婴，由闻天声夫妇一手扶养长大。

这楚玉祥是闻天声的三弟子，但闻天声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的武功，只请了一位宿儒教他读书。

闻天声为什么不教他练武呢？其中原来另有一段原因。

那是十七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，闻天声正在练武场中教陆长荣、林仲达两人的武功，听到大门口趟子手们大声谈论，似是出了什么事！

闻天声忍不住跨出门去，只见七、八名趟子手正在七嘴八舌围在路上说话。

闻天声不觉轻轻咳嗽了一声。这声咳嗽原是总镖头出来的暗号，因为镖局的趟子手，都是粗人，几个人在一起，自然更会粗话出笼，他为了要维持总镖头的尊严，听到他们说粗话总是不大好，因此每次出来，总要先咳嗽一声，让大家知道总镖头出来了，就可以安静一些。

那几个趟子手听到总镖头的声音，连忙垂下手来，叫了声：“总镖头。”

闻天声问道：“你们围着看什么？”

其中一名趟子手道：“回总镖头，咱们镖局门口，不知什

么人送来了一个弃婴。”

“弃婴？”闻天声道：“你们看到什么人放在咱们门口的？”

随着话声，走了过去。

就在他举步跨出的同时，从大路上正有一道人影飞奔而来，这人奔行的速度奇快无比，转眼之间已到了闻天声的面前，他来得快，刹住得也快，只要再差上半步，两人就非撞上不可。

闻天声一怔，抬目朝那人看去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闻总镖头，在下是给你老送信来的。”

他左手果然拿着一个信封，迅快递了过来。

闻天声本待伸手去接他的信封；但听了对方这句话，觉得事出突兀，连信都没有去接，注目问道：“朋友是那里来的？”

那人左手把信递出；闻天声要接未接，那封信就跌落地上。

闻天声往下看了一眼，信封上果然写道：“闻总镖头亲启”字样，就这瞟了一眼的时间，瞥见那人右手举了起来，掌中寒光一闪，极似匕首，心头不禁猛然一惊，那还容他出手？身形一个轻旋，左手疾翻使了一记擒拿手法，五指如钩，一下扣住了对方手腕，右手同时疾出，把对方手中匕首夺了过来。

这一记空手入白刃的手法，当真动作如电，迅疾俐落。那人右手被他抓住，居然一点也没有挣扎，手掌一摊，任由他把掌中的东西夺了过去。

闻天声东西入手，才发觉对方手中并非匕首，急忙低头看去，原来被自己夺过来的竟是一个羊脂白玉的锁片。前面刻着“长命富贵”四字，后面还有一个“楚”字，但一望而知前面四字是雕玉匠刻的，字体工整，后面这个“楚”字，却

第一章 花令行天下

是有人用剑尖刻的。

闻天声看得一怔，急忙抬目朝那人看去，要待问问清楚。

那人朝闻天声微微一笑，突然洒开大步，转身奔行而去，此人身法之快，可以称得上疾如奔马，闻天声连开口说话的机会也没有，他已奔出十数丈外，如飞而去。

闻天声暗暗赞了声“好快的身法”

手中还握着玉锁片，觉得此人行动古怪，心下更是疑窦重重，俯身拾起信封，撕开封口，抽出一张纸来，赫然是大街上镇安银号一万两银票，除了银票之外，并无只字，心中更起疑。

想到那人行动怪异，无故送来一方玉锁和一万两银票，这事可能和那个弃婴有关。举目看去，地上果然躺着一个三四月大的婴孩，生得又白又胖，此时闭着双目，睡得甚甜。

闻天声想到此人送来一万两银票，和一面玉锁，自然是希望自己收着这婴儿了。当下就吩咐趟子手把婴儿抱进去。

一面把经过和阮夫人说了。阮夫人膝下无儿，看到这个男婴，自然满心欢喜。闻天声因玉锁上刻的“楚”字，可能就是这孩子的姓，因此就叫他楚玉祥，从小由阮夫人一手抚养。

那时闻天声膝下犹虚，楚玉祥又是个粉妆玉琢的孩子，自然博得夫妇二人的喜爱。

第二年阮夫人生了个女孩，那就是家珍；但闻天声夫妇并没有偏心，对楚玉祥和自己的女儿始终一样看待。

楚玉祥八岁那年，闻天声要他正式叩拜祖师，准备传他武功，那知当天晚上，闻天声在书房案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只写着：“玉不琢、不成器，故美玉必需经过雕琢，方可成器，但雕琢必须是大匠，方能成名器，如由坊间随便雕琢，反而坏了这块美玉，岂不可惜？”

这张字条，既不像信，也不像作文，但自己书房中从没有人进来，这会是什么人写的呢？

闻天声虽是武人，从小也读了不少书，再一琢磨，便已明白过来，今天是自己要楚玉祥正式向祖师叩头列入东海门，准备传他武功，就无缘无故出现了这张字条，那分明说自己并非大匠，调教不出好徒弟来。

当时心头不觉有气；但他终究是个有涵养的人，继而一想，觉得武功一道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自己这点武功，当真是沧海一粟，说不上是上乘功夫，就不再教他剑掌一类武功，反而敦聘了一位饱学之士，教他读书。

果然，过了没有几天，楚玉祥手里拿了一本薄薄的手抄本子，来给师父看，说是在门口玩的时候，一个老道人送给他的。

闻天声翻开一看，竟是一本内功口诀。他身为东海派掌门人，自然是识货之人，一眼看出书上记载的内功竟是一门高深武学，书中有图形，也有注解，心里立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当下就要楚玉祥把书本留下，自己先看了一遍，然后再传给楚玉祥，而且连自己女儿也没有传授。

从那天起，他规定楚玉祥白天念书，晚间运功，这件事，也并没跟阮氏夫人提起，也叮嘱楚玉祥不许说出练功的事来。

阮氏夫人为了丈夫不教楚玉祥的武功，还和丈夫吵过几次，说孩子渐渐大了，你做师父的怎么一直不教他练武？闻天声只是笑笑，没有作声。

阮夫人一气之下，心想：“孩子是我带大的你不肯教他武功，就由我来教。”

这样阮氏夫人就背着丈夫，把鹰爪门的武功，大小擒拿手，大力鹰爪功等，逐一传给楚玉祥，而且也一再叮嘱楚玉祥，不可告诉师父。

楚玉祥天资聪颖过人，一学就会，阮氏夫人疼爱他和自己亲生儿子一般。

一晃眼，就是十年了，楚玉祥已经长得一表人材，英俊潇洒，不但内功已有相当根底，鹰爪门的武功，也已经练得十分纯熟，尤其十年寒窗，经史子集，也读了不少，只是闻天声平日为人温和，但家规极严，楚玉祥自小受师父熏陶，规行矩步，自然也十分拘谨。

倒是小师妹闻家珍，被她母亲宠得像一只小黄莺似的，整天窜来窜去，咕咕格格的又说又笑，闻天声也拿她没有办法。

× × ×

这天正好是清明节。

闻天声夫妇带着女儿闻家珍和二弟子林仲达、三弟子楚玉祥，十几名家丁，上北固山扫墓。这是闻天声祖父闻沧海的墓。闻沧海是东海门的祖师，大家祭拜之后，闻天声就给女儿和两个门人讲述着沧海公昔年的事迹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天气忽晴忽雨，变幻不定，本来是好好的天气，忽然下起雨来，而且雨水有越下越大之势。

闻天声仰望天色，说道：“这雨一时只怕停不了，我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再说。”

林仲达道：“师父，过去不远，有个庙宇。”

闻家珍朝楚玉祥招招手，叫道：“三师哥，我们快走。”

话声出口，当先扭着腰肢朝前奔去。

楚玉祥听到小师妹相招，也就跟着追了上去。

阮夫人知道他们师兄妹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如今两人都长大成人了，心里自然十分喜悦，忍不住含笑回头朝丈夫看去。

闻天声自然也看到了，但他想到楚玉祥的身世，心头不禁起了一丝阴霾，脸上也不期而然的微微攒了下眉。

阮夫人看丈夫脸上有不豫之色，心头不禁有气，暗暗哼道：“玉祥有那样不好？你就是一直不喜欢他。”

大家没带雨具，也就脚下加快，朝山麓奔行过去。

行了不过半里光景，就抵达庙宇，那是一座荒芜已久的土地庙，一共只有一进，大殿上到处都是瓦砾，有许多地方还在漏水。

庙外大雨倾盆，屋檐前雨水像挂了一道水帘。

闻天声眼看着雨一阵大，一阵小，始终不停，心头甚是烦乱，只是望着天空出神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从庙外传了过来，接着只见十几个黑衣人冲进庙来。

这十几个人每人头上都戴着黑布罩子，只露出两个眼孔，行动十分矫健，转眼之间，已经抢上石阶。

闻天声因外面正下着大雨，纵然心里觉得这些人行径诡异，也不好出声阻止，只得朝大家招招手，让出了大殿的左首。

来人一共是十二个，因他们头上戴着黑布罩子，看不清面貌，但从他们身材看去，个个都极为壮健，进入大殿之后，黑布罩子依然没有摘下来，可见他们戴着黑布罩子，虽是遮雨之用，但显然不欲以面目示人了。

十二个黑衣人中，忽然有人嗅了一声，接着呵呵笑道：“这位敢情就是东海派掌门人闻大侠了，咱们幸会得很。”

“不敢。”闻天声抱抱拳道：“兄弟正是闻天声，不知老哥如何称呼，诸位是那一条道的高人？”

那人呵呵笑道：“闻大侠好说，咱们兄弟只是江湖上一群无名小卒，算不得什么高人。”

他们戴了头罩，连面貌都不让你看，自然不肯告诉你身份来历了。

这人话声出口，其余十一人都呵呵哈哈的笑了起来。

不肯说出姓名来历，原是他们自由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非说不可；但这些人这般笑法，不但轻浮，也含有轻蔑之意！

闻天声是个很古板的人，听他们笑得轻浮，也就没有作声。

为首那人两个眼孔中霎着精光，望了闻天声一眼，又道：“咱们兄弟久闻东海派精擅剑、掌、镖三绝，在江湖上久享盛誉，今天难得遇上闻大侠，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斗胆想请闻大侠露一手给咱们兄弟瞧瞧；不知闻大侠可肯展示么？”

闻天声久走江湖，听了此人的话，心头不禁暗哦一声，忖道：“难怪他们戴了头罩，原来竟是冲着自已来的？”

他只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哥夸奖，东海派三字，只是江湖朋友抬举而已，寒家从先祖创设东海镖局，只是以保镖为业，从不敢以门派自居，剑、掌、镖三绝，也是江湖朋友的过誉之词，兄弟几乎庄稼把式，不值识者一哂，在诸位高人面前，岂敢献丑。”

只听另一个人道：“咱们老大刚才已经说过，咱们算不得什么高人。”

第二个人接着道：“闻大侠几乎庄稼把式，纵然值不得高人一哂，但咱们既不是高人，就不妨使出来让咱们瞧瞧了。”

他此话一出，十来个人又不禁哄然笑了起来。

方才他们夹杂着呵呵哈哈的笑声，还不觉得什么，这回哄然大笑，笑声之洪亮，居然震得这间土地庙梁椽之间，灰尘纷纷落下来，显然这十二个人都有一身精纯的内功了。

闻天声心头暗暗震惊，忖道：“这十二个人看来个个都是好手，自己行走江湖数十年，自问从未和那一方结过梁子，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呢？”

一面也洪笑一声道：“兄弟对诸位已经一再忍让，诸位依然如此相逼，莫非是冲着兄弟来的？但兄弟自思和诸位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诸位究竟所为何来？还请诸位明示。”

他这声洪笑，声音清朗，在十一个人的洪笑中，盖过了他们的笑声，足见功力之深，也远超过对方诸人。

只听一个人道：“咱们老大已经说过，只是仰慕东海派的剑掌绝艺，想开开眼界而已，和闻大侠当然谈不上恩怨，这是闻大侠多心了。”

他们纵然听出闻天声内功修为高超他们，但还是坚持要闻天声非露一手不可，这情形已极明显，看来绝难善了。

闻天声沉嘿道：“这位朋友的意思，兄弟若是不肯露上一手，就不能平安无事了？”

那人嘿嘿冷笑道：“事情也差不多如此。”

闻天声到了此时，已是忍无可忍，点头道：“很好，诸位大概胸有成竹，要逼闻某出手的了，你们要一起上？还是由那一位和闻某单打独斗。”

只听为首那人森笑道：“咱们弟兄有自知之明，单打独斗，自然不是闻大侠的对手，至于咱们十二个人全上的话，那么就没有人能看见闻大侠的剑掌绝艺，因此咱们想挑两个弟兄跟闻大侠讨教，如果两人不行，那么再加上一个，务必使闻大侠的剑掌尽情发挥，余下的弟兄，就有机会观赏大侠的绝技了？”

闻天声听得暗暗奇怪：“他们何以非要看我剑掌不可呢？”

就在他沉思之际，为首那人左手朝前轻轻一挥，说道：“你们先上去两个跟闻大侠讨教几手剑掌，两个不行，就再上去一个好了。”

他们来的时候，自然早就商量好了，由什么人出手，因此他左手随便一挥，就有三个人越众而出，一个“锵”的一

声从肩头布袋中掣出了长剑，另一个却取下肩头的长形布袋，交给了第三个人。

第三个人伸手接过同伴布袋，却没有走上去，那就是准备的后备人员了。

他们为首那人说过要看闻天声的剑掌绝艺，所以先上来的两人，一个掣出长剑，自然是使剑的人，一个把剑囊交给同伴，自然是要使双掌了。

既然他们要叫闻天声尽情发挥剑掌绝技，可见这两人在十二个人中，对剑掌功夫必有专精！

大殿双方的人，立时向后退下了几步，让出中间一片空地。阮夫人因对方人数较多，怕他们一拥而上，伸手把女儿拉到了身边。林仲达一手按着剑柄，和楚玉祥一起退到了师母左右。

闻天声自是不敢轻估对方，当下也就抽出剑来，目光一抬，缓缓说道：“二位请吧！”

使剑的冷冷的道：“咱们是两个打一个，闻大侠不用客气了。”

闻天声道：“这是诸位硬逼着闻某出手，自该由两位先出手才好”

他不肯先出手，是想从对方出手的招数上，看出他们的路数来。

使剑的大笑道：“大概闻大侠自恃一派掌门，不肯先出手，在下那就不客气了。”

话声出口，随着左足斜跨半步，身形倏地左转，右手一剑斜刺而出。

闻天声心中暗道：“这起手一招是‘白鹤亮翅’，他是白鹤门的人！”

那空着双手的汉子一见同伴出手，也立即身形一矮，向

右欺近，左手五指勾曲，疾向闻天声左肋抓来，右手跟着一掌，斜劈而出。

此人身手矫捷，出手虽比使剑的慢了半步，但这一抓一劈，却和使剑的汉子那一招“白鹤亮翅”几乎是同时攻到。

闻天声心中暗道：“这使掌的左手一记‘猛虎探爪’，是五虎门断魂爪的招式，右手这一掌却不是五虎的手法，而是形意门的劈掌！”

这原来是心念一动间的事，闻天声右手长剑一振，身随剑走，避开敌剑，还刺了一剑，右手也同时拍出一掌，朝使掌汉子肩头击去。

使剑的汉子，一剑落空第二剑又紧接着刺出这回使的是一记“顺风送帆”六合门的招式。

使掌的也身形展开，左手改使“鹰爪功”，疾抓闻天声拍来的左掌，右手反斫，使的是一招“随君布施”，竟是丐帮的路数。

三人这一展开剑掌功夫，各显身手，那使剑的汉子在数招之间，竟然连使了白鹤、六合、青城、华山、点苍、等派的剑招，使掌的汉子双手倏拳倏掌，变幻莫测，在这一阵功夫，也连使了五虎、鹰爪、丐帮、少林、形意等派的拳掌。

一时看得闻天声心头暗暗惊异，这两人明明是在掩蔽自己的来历；但这般诸家杂阵，夹杂使来，居然得心应手，有如从小练熟了的一般，不但毫无牵强之处，而且攻势绵密，每一招都显示两人深厚的造诣来。

闻天声果然不愧是东海派的掌门人，武功精湛，此时剑掌同施，剑如灵蛇乱闪，攻中有守，掌似开山巨斧，力战两人，神态从容，大是游刃有余。

为首那人口中轻咳了声，第三个人备战汉子放下同伴的剑囊，刷的一声，取出链子锥，纵身扑入战圈，抖手朝闻天